

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目錄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第二回

沐皇恩特受河工令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撻南宮垂老占龍頭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一封書義僕托幼主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

摘鬼臉談笑馘淫娃

一雙入偏尋根究底

賊良緣橫刀聯佳耦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離弓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倫

佟孺人姑媳覲俠女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挂冠尋孤女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計賺俠女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贖寶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第二十二回

晤雙親勞心驚噩夢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第二十六回

燦舌如花立消俠氣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奮伸情誼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舊香

完大事矢志却塵緣

圓好事嬌囑試玉郎

破冰斧正言傳月老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

酬素願翁媼赴華筵

聆蘭言一心致舊業

懸老翁醉索魚鱗瓦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話農功請同攜家政

第三十四回

屏執待穩步試雲程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就聞異兆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第三十七回

誌過節嫌隙成佳話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興貧

第四十回

虛吃驚遠奏陽關曲

破寂寧開心談月夜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一樽佳釀醺酒酬師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老封翁壽遇窮途客

嬰鏢翁九秩雙生子

真幸事穩抱小星稠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上回書既把安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安老爺既認定天理人情，拋却功名富貴，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掛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尋着那十三妹報他這番恩義。若論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張老老夫妻，又那個心理不想答報他，只是沒作理會處。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正合衆人的心事。當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遣人過黃河去扣車輛。那時梁材，也從京裏回來。只這幾個家人，又有張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幫着，人足敷用；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這番去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裏頭熱鬧；那消幾日，都佈置停妥。安老爺本因告病，一向不曾出門，也不拜客辭行，擇了個長行日子，便渡黃河北上，於路無

話。

不到一日，到了離往平四十里，下店打尖；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張金鳳來時住的那座店。安老爺飯罷，等着家人們喫飯，自己便走出店外，看那些車夫喫飯，見他們一個個蹲在地下，喫了個狼飢虎咽，溝溝壕壕。老爺便合他們問話，問道：『我們今日往往平，從那裏岔道下去，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離往平有多遠？』內中有兩個知道的說道：『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爲甚麼打往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要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打這裏就岔下去了。往前不遠，有個地方叫桐口；順着這桐口進去，斜半截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到了那裏，打鄧家莊兒頭裏過去，就是青雲堡；由青雲堡再走十來里地，有個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往平的大道了；打這路去近哪！可就是這一頭兒沒得車道，騎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裏，看了看這座店，雖然窄些，也將就住下了。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太太，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今日我們就這裏住下罷！』太太道：『再半站，今日

就到在平了。到了在平，老爺不是說有事去麼？爲甚麼又耽擱了半天的路程呢？」老爺道：「我正爲不耽擱路程；我方纔在外頭問了問，原來從這裏有條小路，走去近便。我們今日歇半天，明日你們仍走大路往在平等我，我就從這裏小路走幹我的去。」太太道：「罷呀，老爺可不要問了；聽去來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老爺道：「太太，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嚇怕了。要知人生在世界之大，除了這寸許的心地，是塊平穩路，此外別沒有一步平穩的，只有認定了這條路走；至於禍福有個天在，注定的禍避不來，非分的福求不到。那避禍的縱讓千方百計的避開，莫認作自己乖覺，究竟立腳不穩，安身不牢；那求官的，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莫認作可以僥倖。須知「飛的不高，跌的不重」。太太，你只看我同玉格，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今日何如？這是人力能爲的麼？」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理，便說：「既那樣，就多帶兩個人兒去。」張老聽了說道：「親家太太放心；我跟了親家去保妥當。」安老爺笑道：「怎麼敢驚動親家呢？此去我保不定耽擱一半天，家眷自然就在在平住下聽信；親家，你自然照應

家眷爲是。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隨緣兒，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麼？」說着便吩咐家人們今日就在尖站住下。因又叫戴勤道：「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再僱三頭驢兒，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我們就便衣便帽，喬粧而往，我自有道理。」戴勤笑道：「那短盤驢塔上馬褥子倒騎得；那傍車子，只怕老爺坐不來罷！」老爺道：「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戴勤只得去僱小車合驢兒，心裏却是納悶說：「這是怎麼個用意呢？」

一時老爺又叫了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來問道：「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記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幾歲上裏腳，幾歲上留頭，合他那小時候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你可想得起一兩格來？」戴勤家的經這一問，一時倒蒙住了；想了想纔說：「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計着是十九歲屬龍的，三月初三日生的；時辰奴才可記不清了。」他女兒接口道：「是辰時；那年給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辰字，是有講究的。叫甚麼，甚麼地，甚麼一氣，這是個有錢使的命；還說將來，要

說個屬馬的姑爺，就合個甚麼論兒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媽也道：「不錯，這話有的。」因又說道：「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腳，不怎麼那一雙好小腳兒呢！九歲上留的頭。」隨緣媳婦又說道：「小時候奴才們跟着頑兒，姑娘可淘氣呀！最愛粧個爺們，弄個刀鎗兒，誰知道都學會了呢！就怕作活，奴才老爺太太常說：「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姑娘說的更好，說：「難道婆婆家是催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們背地裡還嫌姑娘不害羞。姑娘說：「我不懂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婆婆，羞的是甚麼？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你見誰提起爸爸媽媽來，也害羞來着？」安老爺合太太聽了點頭而笑說：「却也說得有理。」太太便問道：「老爺，此時從那裡想起，問這些閑話兒來。」張金鳳也接口道：「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老爺拈鬚笑道：「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張姑娘聽了，先就歡喜，當晚無話。

到了次日早起，張老程相公依然同了一衆家人，護了家眷北行，去到在平那座悅來

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爺同了公子，帶了戴勤，隨緣兒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安老爺上了小車，伸腿坐在一邊，那邊載上行李；前頭一個拉，後面一個推，安老爺從不會坐過這東西，果然坐不慣；纔走幾步，兩條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說：「奴才昨日就同老爺說坐不慣的。」老爺也不禁大笑。及坐好了，走了幾步，腿又溜下去，險些兒不會閃下來。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這不行啊！不，我把你老爺薩杭罷。」老爺不懂這句話，問：「怎麼叫薩杭？」戴勤說：「攔住點兒，他們就叫薩杭。」老爺說：「狠好，你就把我薩杭試試。」只見他把車放下，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灣柳桿子來，望老爺身旁一搭，把中間那灣弓兒的地方，向車梁上一攀，老爺將身往後一靠，果覺坐得安穩。公子背着彈弓，跨着驢兒，同兩個家丁，便隨着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

那時正是秋末冬初，小陽天氣，霜華在樹，朝日弄晴，雲淡山青，草枯人健。安老爺此時，偷得閑身，倍覺胸中暢快。一路走着，只聽那推車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爺一望，只見前面有幾叢雜樹，一簇草房，心裡想道：「郭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

成？」說話間已到那裏。推車的把車落下，老爺問：「到了嗎？」他說：「那裏？纔走了一半兒呀！這叫十二鋪。」老爺說：「既這樣，你爲何歇下呢？」只聽他道：「我的老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頭口。那四條腿兒的頭口，餓了不會言語；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餓了肚子，先就不答應咧！吃點嗎兒再走。」隨緣兒是不准他吃，老爺聽了道：「叫他們吃罷，吃了快些走。」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只見兩個車夫，三個脚夫，每人要了一觔半麵的薄餅，有的抹上點子生醬，捲上根蔥；有的就蘸着那黃沙碗裡頭的鹽水爛葱，吃了個滿口香甜，還在那裏讓着。老爺說：「你老也得一張罷，好齊整白麵哪！」須臾吃畢，車夫道：「這可走罷，管走得快了。」說着推着車子，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那柳條還不會落盡；遠遠看去，好似半林楓葉一般。公子騎着驢兒，到跟前一看，原來那樹是綠樹葉紅葉筋，因叫趕驢的在地下揀了兩片，自己送給老爺看。老爺看了道：「這樹名叫作檉柳，又名河柳，別名雨師，春秋傳公元年會於檉的那個「檉」字，卽此物也。」

閑話間已到鄧家莊門首，老爺下車一看，好一座大莊院。只見週圍城磚砌牆，四角有四座更樓，中間廣櫟，大門左右兩邊，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裏面房門高大，屋瓦鱗鱗，只是莊門緊閉不開。戴勳纔要上前叫門，老爺連忙攔住，自己上前，把鄧門輕敲了兩下。早聽見門裏看家的狗，蹙蹙蹙蹙，如惡豹一般，頓着那鎖子鍊咬起來；緊接着就有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門問道：「找誰呀？」安老爺道：「借問一聲，這裏可是鄧府上？」開了門，我有句話說。」只聽那人道：「開門，待我言語一聲兒去。」那人去不多時，便聽得裏面開得鐵鎖响；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約有四十餘歲年紀，頭戴窄沿秋帽，穿一件元青縐綢棉襖，套着件青氈馬褂兒，身後還跟着兩三個笨漢。那人見了安老爺，執手當胸，拱了一拱問道：「尊客何來？」安老爺心想這人，一定是那褚一官了。因問道：「足下上姓，這裏可是鄧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鄧九太爺便是敝東，人不在家裏，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尊客如有甚麼書信，以至東面，只管交給我，萬無一失，五日後來取回信；儘一定有甚麼要緊的話，得等着面說，我這裏

付一面對牌，請到前街客寓裏安歇；那裏飯食油燭草料，以至店錢，看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裏，敝東回來，自然有個地主之情；不然，那店裏也是公平交易，絕不相欺。」說到這裏，只聽莊門裏有人高聲叫，說：「李二爺發鑰開倉。」他這裏一面應着，一面聽老爺的回話。

老爺見訪鄧九公不着，只得又問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們見見。」那人道：「我們這裏姓褚的多呢！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老爺道：「這人人稱他褚一官。」那人道：「要問我們褚一爺麼？他老已不在這裏住，搬到東莊兒去了；請到東莊兒就得找着。」纔說完，裏面又在那裏催說：「李二爺等你開倉呢！」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說：「請便罷，尊客。」老爺還要問話，他早回頭進去了。那兩三個笨漢，見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老爺只得隔着門。又問了一聲說：「這東莊兒在那裏？」裏邊應了一句說：「一直往東去。」說着也走了。

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原想褚一官是華忠妹夫，鄧九公是褚一官的師傅，且合

十三妹有師弟之誼；因褚一官見鄧九公，因鄧九公見十三妹，再沒個不見着的。如今見褚鄧二人，都見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這般不巧？又不知這東莊兒在那裏？」那安公子此時，却大非兩月頭裡的安公子可比了；經了這場折磨，自己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因說道：「一直往東去，逢人便問，還得找不着東莊兒麼？」老爺說道：「固是如此，難道一路問不着，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找文王去不成？」公子笑道：「再沒問不着的。」說着跨上驢兒，跑到前頭，只見過了鄧家莊，人煙漸少；那時正是收莊稼的時候，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烟，無處可問。走了里許，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村外一個大場院，堆着大高的糧食；一簇人像是在那裏揚場呢！喜得他一催驢兒，奔到跟前，便開口問道：「那裏是個東莊兒啊？」只見那場院邊，有三五個莊家坐着歇乏，內中一個年輕的，轉問他道：「你是問道兒的嗎？」公子道：「正是。」那人說：「問道兒下驢來問啊！」公子聽了，這纔下了驢。那少年道：「你要找東莊兒，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公子道：「東莊兒怎麼倒往西去呢？」內中

一個老頭兒說道：『你何苦要他做甚麼？』因告訴公子道：『這東莊兒，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就是青雲堡，到那裏問去。』公子得了這句話，上了驢兒，又歇回來的，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問道：『問的有些意思沒有？』公子把幾乎上賺的話說了。老爺笑道：『這還算好，他到底說了個方向兒，你沒見長沮桀溺，待仲夫子的那番光景嗎？』說着又往前走了一程。果見眼前有個大鎮店，還不會到那街口，早望見一個人，扛着個被套，腰裏掖着根巴棍子，闊面走來。公子這番不是前番了，下了驢，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道：『借光，東莊兒在那邊兒？』那人正低了頭走，肩膀上行李又重，走得滿頭大汗，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倒嚇了一跳；站住抬頭一看，見是個向他問路的。他一面拉下手巾來擦汗，一面陪個笑兒道：『老鄉親，我也是個過路兒的。』說完大岔步便走了。公子心裏說道：『原來離了家門口兒，問問路，都是這等累贅。』老爺道：『這却不要怪他，你這問法，本叫作「問道于盲」，找個舖戶人家問問罷。』說着進了青雲堡那條街，只記街口有座小廟，豎着一根小小棋桿，那廟門掛一塊三聖祠

的匾，却是鎖着門。一進街來，南北對面，都是些棧房店口，也有燒鍋當舖，雜貨店面。一連問了幾處，都不知有這個東莊兒；一直的走出了這五里長街，只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外面有幾個莊家漢，在那裏喝茶閑話。老爺說：『下來歇歇兒罷！』說着，下了車，也到那灰台兒跟前坐下。隨緣兒便從腰間拿下茶葉口袋來，叫跑堂兒泡了壺茶。老爺問那跑堂兒說：『你們這裏有個東莊兒麼？』那跑堂兒的見問，一手把開水壺攔在灰台兒上扶着，又把那隻胳膊圈過來，抱了那壺梁兒，歪着頭說道：『咱們這裏沒個東莊兒啊！』老爺說：『或者不在附近，也定不得。』跑堂兒拍手畫腳的道：『不啊！客人你順着我的手，瞧西沿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村，這東邊兒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都是黑家窩舖；這往近了說。那道小河子北邊的一帶大瓦房，那叫小鄧家莊兒，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鄧老爺的房子，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着，又叫作褚家莊。』說到這裏，老爺忙問道：『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兒說道：『哇！就是他，他是縣行裏的。』安老爺向公子說道：『這纔叫踏破鐵鞋無覓